

情人谷

众 俦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情人谷



Q I N G R E N G U

情人谷

众 俦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秀梅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骏

情人谷

Qing ren Gu

众 俦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7-5317-1223-7/I·1166 定价:1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紫雯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赶回家里……三代人各自想着各自的心酸各自怀着各自的悲哀,在两个房间里默默地流着泪……

第二章 (9)

冲进夜色中的紫雯正被痛苦煎熬着,又突遭流氓的袭击……当她带着糟糕透顶的心情走进晓亚家时,没想到却看见另外一种场面……

第三章 (23)

搬家,发烧,肺炎。一系列的刺激整整折磨了紫雯好长一段日子,不过她却有幸结识了缘梦。

第四章 (37)

当她把自己叫了23年的“山花”这个名字改叫缘梦的时候,她开始陪她生活中的第二个男人睡觉,她做了这个男人的情人,那是她割完静脉后的第二个月……

第五章 (50)

从酒店里跑回来的紫雯受刺激地瞪大眼睛惊叫一声……最后她才深刻细致地描述了自己一天来的遭遇。

第六章 (60)

晚饭时,紫雯被留了下来。她第一次破例让自己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场合与男人共进晚餐……

第七章 (69)

弃她的男友、离去的情人、遭毒打时的屈辱……为了有更多更多的金钱,缘梦要不择手段。她要取之于男人用之于男人……

第八章 (89)

看过一场激烈的足球赛之后,紫雯跟着方倬走进他豪华的办公室……看着他手里递过来的照片,她愣住了。

第九章 (105)

为了把丈夫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婉茹用尽了各种招法和手段,却依然没有挡住丈夫在外寻花问柳……

第十章 (119)

方倬突然把发窘的紫雯拉到自己怀中,她那件短而宽松的淡黄色小衣已被掀开……她终于抽出一只胳膊,用力向他的脸上打去……

第十一章 (132)

在快旋律的“迪士高”舞曲中,三个女人不停地旋转着扭动着发泄着心中不同的苦闷与感受。晓亚回到家竟被女儿的行为惊住了……

第十二章 (146)

紫雯进入男人的角逐圈中,但她却独独痴迷于方倬。她成了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而他却是她生活中的惟一。

第十三章 (160)

面对孩子继母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紫雯只能默默忍受;而面对方倬的冷酷绝情,她却猛然伸出右臂,攥紧拳头用力向身后椭圆形的镜子砸去……

第十四章 (178)

为了能让缘梦尽快从“局子”里出来,紫雯顾不上许多,终于打通了方倬办公室的电话……于是,他们又开始继续上演起死去活来的婚外恋情。

第十五章 (192)

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屈辱,让紫雯失去了理智……当方倬携带妻子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时,紫雯也恢复了元气。

第十六章 (214)

当方倬离开情人的怀抱,走进自己家的时候,又抱起妻子向温暖的浴室走去……而紫雯却拒绝所有的异性追求,辗转于对方倬的思念之中……

第十七章 (230)

一直认为自己绝不会再为情所动的缘梦,却被韩冰感动了,而金钱欲又让她放弃不了另外一个男人……

第十八章 (240)

在缘梦的惊叫声中,韩冰手持一把尖刀直向丁哥刺去……丁哥倒在了血泊之中,缘梦也随之昏死过去……

第十九章 (255)

随着一阵凄惨的喊叫声,紫雯顺着楼梯滚了下去,而方倬却已跑得无影无踪……

第二十章 (270)

紫雯下决心离开方倬。到社里才知道,方倬的妻子刚来闹过,她被迫离开了杂志社……神情恍惚的紫雯被川流不息的车辆撞倒……

第 一 章

北方的十月已是满目花残叶落时节。

刚挤下公共汽车的陆紫雯踏着满地枯黄的落叶，急急地往前走着。落叶在她的脚下发着被磨痛的哀鸣。她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突然打电话催自己回家。从电话里的语调和情绪，紫雯预感到母亲那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半年前，紫雯的母亲就和继父去了他大儿子的公司，那是一家名为“大吉木业有限公司”的私人企业，主要加工制作宾馆、客房、办公及民用家具等。平日紫雯很少能和母亲见上一面，一来太远，二来工作忙，充其量只能在电话中唠上几句，更何况两家人刚刚聚在一起过完“十一”不久。虽然各自怀着各自的心事，但表面上看却也融洽和睦。

紫雯是君萍的独生女儿。自紫雯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嫁给了现在的继父孙子豪，算起来已有 12 个年头儿了。那时紫雯正在大学里读书，对继父虽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毕竟是继父。因此紫雯对他一直带着一份尊敬一份孝心。

也许是君萍再嫁的时间太久，也许是她那种根深蒂固的从夫思想，或者说再嫁的女人有她更多的苦恼无奈和心酸。总之，她把太多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再嫁的丈夫那边。君萍来到孙家时，孙子豪退休后已在外面领一帮子人成立了一个“木业公司”，一年下来不少赚钱。当时君萍的介入似乎对孙家的三儿三女产生一种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孙家的三个女儿，生怕父亲辛辛苦苦赚的钱落

入他人之手，她们每天像走马灯似的或两个三个地来或成帮结队地来。每每这时，君萍都要亲自下厨为这些孩子们准备饭菜。无论君萍的心情好坏，也不管她的身体是否欠安，只要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满或怠慢，她们就会在父亲面前拨弄是非，就会委委屈屈地提到死去的母亲是如何如何地关心她们爱护她们，她们就会列举出一系列再婚家庭的父母都是如何如何地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埋怨自己的父亲心眼太实太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竟把家中的财权让给一个外来人，把原本相处融洽和睦的老两口常常挑得是战火四起，反目生仇。这时，她们就会暗地发笑，为自己施计的得逞幸灾乐祸。

很长一段时间里君萍就处在这种人为的争夺战之中。暗地里儿女抢父亲、妻子争丈夫的家庭战争直到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君萍感到心力交瘁，她渐渐发现在这场争夺战中自己是输家，因为无论在人员数量上还是在年龄耐力智商上，君萍都一直处在比例悬殊的劣势中。直到君萍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直到君萍不再管家中的任何财权，尖锐的家庭矛盾才算有所好转。也就是在这长期的矛盾争战中，君萍忽视和淡薄了她与紫雯之间的母女情长。为此，紫雯不知偷偷哭过多少次。直到紫雯离婚那天，君萍才突然感到这许多年来自己欠女儿的太多了。其实紫雯也知道母亲这些年来过得并不开心。

能出什么事呢？这两年妈妈不是在很多地方都让步了吗？矛盾也少了许多，可今天……紫雯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着，不免脚下的步子更快了。她不停地用手紧着被风吹开的银色紧腰的风衣领口。这件紧裹腰身的长风衣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紫雯修长而丰满的体态。一头垂直到腰的秀发被高高地盘在头顶并打了一个很漂亮的发髻。标准的瓜子脸，没加任何修饰的弯眉下是一双长而黑亮的俊目，只是目光中带着一种淡淡的忧愁，那浓密过长的弯睫毛在

秋风中不停地闪动着。她在想着母亲那里可能会发生的一切……

快走到楼梯口时，紫雯突然想起在附近上学前班的女儿遥遥。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正常的发展心态，四个月前紫雯和已离婚两年多的丈夫王世明做了一次长谈。因为离婚是紫雯坚持的，王世明并不同意。可坚持到最后，离婚已成为无法挽回的定局。于是王世明扬言永远不许紫雯见孩子，孩子成了男方折磨和报复紫雯的手段和砝码。

渐渐地，王世明不再那么坚持了，毕竟一切已成为现实，更何况他的家中又快有了新的女主人。最后王世明同意孩子白天去学前班，晚上跟着紫雯。无疑孩子的到来给了紫雯很大的安慰。

一想到孩子紫雯没有径直上楼，转了个弯先接孩子去了。等再返回时她和遥遥几乎是跑着上楼的。

“姥姥，我们回来了。”

人没进屋，遥遥清脆的童音已先冲进了屋。孩子一脸的兴奋。

“妈，你这是抽了多少烟？我都看不清你了。你这是不要命了！”

紫雯一边说一边换着拖鞋往里屋走着，满房间散发的烟草气味呛得紫雯直咳嗽。

“死了更好！”

母亲的话吓了紫雯一跳，已走进里屋的紫雯这才注意到母亲的脸沉沉的眼睛红肿着，一看就是哭过的样子。

“妈，你这是怎么了？”紫雯直冲到母亲面前，惊讶地问。

“姥姥，姥姥，你怎么不高兴了？你哭了？”遥遥也敏感起来，刚才的高兴劲儿即刻被不安所代替。

“这日子不能过了！我总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可他们也欺人太甚！”君萍的面部表情一直带着那种难以克制的愤怒。

母亲没头没尾的话倒让紫雯明白了许多，肯定母亲又和继父

那边生了气,只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于是就安慰地说:“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什么事你都别太认真,这么大岁数了总生气对身体不好,睁一眼闭一眼得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又不缺吃少穿的。”

“紫雯,你知不知道他家老三离婚了?”母亲又是没头没尾的一句。

“知道呀。”她不解地回答着。

“可是又要结婚了!”母亲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结就结呗,这你生什么气。”

紫雯对母亲这种反常态度有点大惑不解了,甚至让她感到有些可笑,可最终她还是没笑出来。因为她看到母亲眼中含的那汪泪水。

“妈,到底怎么了?把你气成这样。”紫雯用两只手轻轻地摇着伤心的母亲。

“你孙大爷说老三要在这儿结婚!”

君萍没好气儿地用手使劲地指着她现在的房间。

“在这儿——结婚?!”

紫雯大睁着眼睛看着发怒的母亲惊问了一句,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他说要在这儿结婚。可以前他从没和我提起过这件事,今天却突然当着老三和老三对象的面说要和我商量,并说马上要装修这儿的房子。这不是当着他们孩子的面在堵我的嘴吗?他们怎么不想想你怎么办?当初你就不过来住,是我和你孙大爷非让你搬这儿来的……这一定又是他家那些姑娘出的坏!就怕你占这儿的房子。最初她们挑拨我和你孙大爷的关系,不让我管钱,让她爸和我分心眼儿,最后我让步了。毕竟我们还得在一起过日子,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可现在又……我这次是坚决不让步!离就离!”母亲的愤怒仍在升着级。

这回轮到紫雯的脸色难看了，她呆呆地看着正在发怒的母亲半晌没说出一句话。可以说在搬家一事上紫雯一直都在犹豫都在拒绝，她知道这10多年来母亲在孙家所受的委屈，所以无论紫雯在生活上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从没向母亲伸手要过一分钱，平日也很少去母亲那里吃饭。她不想沾孙家的光也不想占孙家的便宜，更不想给妈妈添麻烦。

在这次搬家问题上紫雯也一直坚持不搬过来住，她生怕搬过来之后会出现什么不好的局面，给母亲带来罗乱，让自己也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之中。可妈妈却一直坚持，说一个女人孤零零地住在那么远的市郊就是房费再便宜可安全总是最重要的。说她们一走就是三年五载，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当给看家了。再说孙大爷家的孩子也都结了婚有地方可住，不会因为这件事挑理的，又不是住在这儿不走了。在母亲一再坚持下，紫雯犹豫了两个月之后才搬过来。她不能不面对现实，她所在的研究所已有几个月没开支了。虽说离婚时她手里有一些私房钱，但毕竟那是有数的钱。何况那么远的市郊安全确实也是个大问题，每晚都提心吊胆，生怕夜半人静之时会有哪个歹人色胆包天不怕蹲牢入狱地蒙面破门而入或爬到二楼的凉台上人不知鬼不觉地把窗户启开悄悄跃窗而入。她一个孤伶伶的单身弱女人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是枉然，好点儿的结局是凌辱被奸，要是碰上个性变态或杀人狂之流看她反抗得猛烈而更加对她大辱特辱，甚至一怒之下会把她弄死而后大卸八块胡乱装到什么袋子箱子里运到荒郊野外挖个坑埋入地下变成一个野外的冤魂……但搬过来的紫雯仍有些不托底，生怕有一天会突然出现什么变故，把自己弄个进退两难，那可就惨了。没想到还真就照她的话来了，来得竟这样快这样突然。此刻紫雯似乎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她愤愤地坐在母亲身边，紧紧搂过还不大懂事的遥遥。

“他要是你亲爸会这样做吗？他明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他家老三在他大哥那里每月最少能开 1000 多。老三的对象在那里每月至少也能开 800 多。可你呢？……这次我是下决心了，决不让步！”

“妈，你又何苦呢？我搬走就是了。本来当初我就没想搬过来住，要不是……”紫雯停住了下面要说的话。

“妈妈，我们是不是不能在这儿住了？妈妈你是不是又要不要我了？”七岁的遥遥听懂了，她更加局处不安起来，渴望得到答案的大眼睛直视着妈妈的脸。

看着孩子，紫雯的心像被人重重地捅了一刀，她感到钻心地痛彻骨地痛无法辩地痛，一直痛遍她的全身她的每一条经脉。一种从没有过的寄人篱下的自卑感让她几乎落下泪来，但她在极力地控制着……

房间里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因为她们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应该再说些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沉的冷冷的疼疼的压得她们喘不上气来。紫雯再一次感到人情的冷漠与无情，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孤苦无依。即便母亲再爱自己，再想保护自己，但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是要与生活了 12 年的继父闹到离婚的地步但也未必能争取让自己有再继续住下去的可能。更何况她也绝不会让母亲为了自己闹到那个份儿上……紫雯从母亲身边站了起来，本想再安慰母亲些什么，可她终于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此时此刻她这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又何尝不需要人来安慰需要人来抚慰？她默默地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抱过一个枕头躺在了床上。她极力地控制着自己，可大滴大滴的眼泪还是淌了出来。她快速地把头埋在枕头里，用牙齿紧紧地咬着枕巾，不让自己的哭声发出来……

“姥姥我怕！我不要走！我不离开妈妈！”

遥遥依在姥姥的怀里哭了。她预感到了什么。自妈妈突然从家中消失后,她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就坍塌了。每晚她已习惯偎在妈妈的怀里,用两只小手护在妈妈又暖又软像两个大玩具一样的奶子上;她喜欢撒娇,喜欢吃妈妈做的饭菜,喜欢让妈妈给她讲好多自己爱听的故事;有时她真的惹妈妈生了气,妈妈打了她,她就会故意把哭声放到最大,而后偷偷地去看妈妈的表情变化,直到妈妈妥协,直到妈妈走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她的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就从来没有少过妈妈的影子。可后来妈妈走了,她所有的生活内容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她处在了一种动荡不安之中,每天除了能看到喝醉酒的爸爸外,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是和守寡的奶奶相依为命,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奶奶骂着妈妈的坏话,虽然很多话她还听不懂,但她知道奶奶在骂妈妈跟别的野汉子跑了,不要她了。渐渐地,她开始恨妈妈了,开始不喜欢和邻居的小孩儿玩了,因为她常常会控制不住自己,无法容忍和自己正玩着的小朋友突然提起他们的妈妈如何如何,他们的妈妈昨晚下班回来时给他们买了什么什么。每到这时遥遥就开始生气,开始有事无事地和正玩的小朋友找茬打仗发泄。正玩得高兴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突遭遥遥的反目和攻击,气怒之下也是对她又吵又骂,最后被激怒的孩子们一会儿骂她是没妈的野丫头,一会儿又骂她快有俩妈俩爸并起着哄地快速跑开了。看着跑远的孩子们遥遥更是蹦着脚地大喊大叫哇哇地大哭不止。渐渐地,孩子们都远远地躲开了她;渐渐地,她变得孤立了,也更喜怒无常了。她把心中的怨气常常撒在 60 多岁的奶奶身上。平日本来就爱走爱动喜欢玩个麻将纸牌的老太太,自从儿媳走后,不争气的儿子每天更是借酒消愁没有清醒的时候,遥遥每天的吃穿住行几乎也就全归了她这么一个老太太,板得她既不能走也不能玩,这本就够她烦够她恼的了,遥遥再这么一闹,她就更是又气又火,轻则大骂一通,重则大打出手,可不管是打还是骂,

最后看着没妈的可怜的孙女老太太总还是把孩子揽在自己的怀里跟着一起落泪。时间一长,老太太也就由着任着孩子自己去了。同时对扔掉自己亲生骨肉不管的坏女人更是大骂特骂恨之入骨,诽谤之词也就再次产生。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太太只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恨,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样想当然就从嘴里骂出来的话对还不懂事的遥遥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和心理变异。她不懂,也不想懂,只想让她这可怜的小孙女和她一样从心里往外憎恨扔掉孩子不管的坏女人。于是,遥遥的心里就更加仇视不要她的坏妈妈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有妈妈在身边的孩子们不一样,觉得在人前自己比那些有妈妈的孩子矮一等,抬不起头,也就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没人喜欢没人疼爱,是一个没人要的可怜孩子了。这给遥遥幼小的心灵罩上自卑自怜和被弃的阴影,也让她变得更加刁钻任性孤僻敏感而又偏激。

遥遥不明白离开好久的妈妈为什么突然又把自己接回了身边,又要自己了。虽然突然跟在妈妈一个人身边的生活依然让她不习惯,让她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但孩子毕竟还是更喜欢和妈妈在一起的,更何况这一段日子去了学前班,周围又有了好多新的小朋友。因为她不那么刁钻跋扈了,孩子们也就自然接受了她。可刚刚没安稳多久……遥遥害怕,她怕这突然回来的东西再瞬间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她不停地在姥姥的怀里哭着。君萍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想着不幸的女儿,老泪顺着已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了下来。她突然感到这12年来自己为孙家付出得太多,而12年的付出换回来的竟是眼前这种惨景。

三代人各自想着各自的心酸各自怀着各自的悲哀,在两个房间里默默地流着眼泪……

第 二 章

这是一个昨晚刚下过秋雨的周末。

还没有搬走的紫雯坐在铺满稿纸的桌子前看着自己写的文章，可还没看到一半，她就用力把草纸团成一团儿，使劲摔在桌子上。这样的动作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写文章的开头。可以说在平日写这类家长理短男女爱情方面的文章是紫雯的长项，可谓才思敏捷，提笔成章，常常是整篇文章构思完之后，提笔便一气呵成，很少再有改动的时候。可今天……紫雯看着满桌子铺开的和团成一团团的稿纸出起了神儿，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又拿起笔，可还没写上几个字就又把手里的笔发狠地扔到了稿纸上，把身子重重地往椅背上靠去……

“‘家庭百味’？我一个人的生活就够百味了！”紫雯长长地叹了口气，用交叉的双手抱住后脑勺，乱七八糟的事情又搅得她烦躁不安起来。

几个月前经一个文友引荐，紫雯来到一家杂志社，当她把平日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拿到总编面前时，很快就被聘用了。在下岗职工大量涌入社会的今天，要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谈何容易？就连应届毕业的大学生都在四处奔波，也往往难以找到一份自己学之所用的工作，何况她一个 32 岁的女人。好在她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被留了下来。因此紫雯一直都很努力地工作着。没想到刚刚平静点儿的日子又发生突变。

两天前君萍又发烧生了病，紫雯只能是一边照顾生病的妈妈